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婚書

代劉氏女嫁鄭氏



望通德之門雖久欽於俊譽持知足之戒敢自  
託於華姻忽辱魚緘已諧鳳卜某人聲馳簪紱  
實鍾懷玉之地靈某人業務組紉粗識屏山之  
家範封聯吟接曾無數舍之遙輓結衿施永締  
百年之好

大兒娶舅氏女

師門教育之勤恩均父子甥館追隨之樂情等

弟兄感積年辱愛之懷起再世為婚之念重蒙  
高誼不替遺言某人稟性醇和姑姪最親於平  
日某人賦才踈拙兒童素鞠於外家遂聯二姓  
之懽夫豈一朝之雅惟是姻婭之攸好六圖道  
德之為依自顧顏齡無復侍燕申之誨庶幾晚  
輩尚獲聞詩禮之餘冒首微誠敬納嘉禮

仲子娶潘氏女

言念父兄嘗偕侍拙齋之席豈期子年復同升  
雲谷之堂載聯二姓之姻實篤三生之契某人  
天資溫淑習姆訓以素閑某人性質庸凡讀翁

書而未悟輒憑久好敬附高門禮謹大婚願早  
遂室家之好職修半子庶與聞詩禮之餘

季子娶趙氏

里閨論文不但燈火十年之舊婚姻締好復聯  
室家二姓之歡得諸氣味之同非以勢利而論  
有請斯諾匪今所期某人稟質溫良飽習家庭  
之儀則某人受材踈拙方親師友之箴規觀平  
生磋切之情卜他日諧和之意老夫老矣每思  
師訓之無傳小子聽之幸有婦翁之可學

長女嫁高氏

師門洒掃久矣望回宦路馳驅居然薦禰脫略  
勢分講求婚姻茲今世之所難雖小官而敢避  
伏承令弟醇有守得自家傳而翰長女朴拙  
無他未閑姆訓既以友朋之咸贊繼而幣帛之  
鼎來難弟難兄足見壘篋之樂有家有室永臻  
琴瑟之和

叔女嫁陳氏

交游滿目莫如兩家兄弟之親子姪通名復講  
二姓婚姻之好有高風誼來昇雲緘伏承某人  
質厚而文衣鉢親承於諸父翰第三女性愚而

樸齋鹽備見於迺翁以配高閨庶無違教夢回  
里社不勝鱸膾之情喜溢門闌行覩鳳鳴之慶

代朱氏娶李氏

學禮學詩非一日友朋之契有家有室合百年  
男女之歡適當時變之不同益感交情之獨厚  
伏承令女少閑父訓功容言德之既全某男粗  
效祖風洒掃進退之未習竇焜耀先公之望俾  
周旋賢者之門以其子妻之不但幸聯於姻事  
得為君御矣庶幾有賴於作成

疏

代劉樞府請開善長老疏

瞻省松楸緬懷先烈虔修香火久創精廬為一方梵宇之雄乃四海衲僧之聚大揚祖意獨賴宗師某人具智慧根離意識想蚤歷五湖之外徧參萬法之源嫡嗣雲菴實繼雲門之衣鉢好辭建鄴來持建水之鈴樞翼飛錫之俯臨庶叢林之改觀

青詞

安慶祈晴青詞

淫雨過常失秋歛冬藏之節至仁育物播陽開  
陰闔之功載竭精衷願孚善應伏念臣誤叨郡  
寄深軫民憂竊希魯頌之務農尤監莒城之恃  
陋且耕且築百堵皆興曰雨曰暘三時不害適  
秋成之在候值陰沴之為災禾生耳而未收墻  
及肩而萎止罪皆由已痛則呼天伏願矜憫黎  
元幹回造化清風四起盡掃重陰白日正中頓  
開霽景色動三農之喜聲騰萬杵之歡飽食安

居銜恩戴德

祝文

栗山書社祭神文

揚枹兮拊鼓燎薌兮奠醑羽駕集兮繽紛神翩  
 翩兮來下拜舞兮鏘、劍佩兮滿堂陳齊謳兮  
 趙瑟羅桂酒兮椒漿神熏、兮既醒詔諸生兮  
 上征操弧矢兮射魁斗跨龍首兮登天庭諸生  
 兮蹈舞神之靈兮予祐鼓詞鋒兮一戰掃千軍  
 兮莫予禦秋風高兮槐黃月魄皎兮桂子香旂  
 紛、兮耀彩凱音奏兮琅、諸生喜兮交賀宰  
 肥牛兮烹羊走靈祠兮百拜報神休兮不忘

閩縣學謁先聖文

維年月日後學黃榦謹率同舍拜謁于先聖先師榦等適以今歲聚學于先聖之宮惟先聖所以教人見於門人所記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蓋博文所以致其知約禮所以見諸行加之以忠信誠慤之心則知無不精行無不篤也竊嘗聞於當世宗師者如此敢不痛自循省勉勵同志以無負先聖之教顧惟庸陋舍已芸人日瞻聖容有覲面目恭惟先聖道通古今不倦之心千古如在憫茲後

學尚克相之敢告

荆南代吳安撫禱雨文

往歲之夏不雨而暘飢饉荐臻民卒流亡彼夏而旱已垂其常此春而旱于何不臧干戈方興田萊多荒失時不耕後將安望刑政之愆某身是當毋虐我民亦孔之傷神之聰明實佐彼蒼嗚呼仁哉反妖為祥

臨川謁廟文

社稷

往年大歉井邑蕭然一稔之餘民窮自若顧瞻

四境惕然于中神之聰明尚克有相

縣學

聞古之從政勸學為先義理既明風俗自媿幹  
敢不敬從衿佩勉課誦弦

城隍

神司此民而吏治之惟敬於民乃敬於神吏治  
此民而神庇之惟福於民乃福於吏故吏之始  
至敬謁神祠非有所祈惟民是禱

顏魯公祠

惟公孤忠壯節萬世如生臣子大倫賴公以立

吏司教化首拜公祠庶與邑人聞風而起

晏元獻祠

惟公受天間氣為世鉅公山川炳靈顧瞻如在  
吏司教化首謁祠宮庶公邑人聞風而起

祭龍潭文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境內者禮也今雖卑而  
地倍子男其職為近民民之不幸而有水旱之  
菑非名山大川其奚禱案圖考牒質諸父老云  
南濟之山嵌崿律萃其上為潭泓渟黯黯神龍  
之所潛一邑之望今歲之春雨暘時若禾黍芄



芄民生有樂及茲大夏不雨逾月早禾之入已  
乖所望晚稻方茂田又告拆天之於民勤矣胡  
爲而至此極耶將吏職有不恭歟民情有不通  
歟是非有不明歟聽斷有不公歟賦役或太煩  
歟刑罰或失中歟此吏之愆匪民之罪也使  
守令反躬自責靡神不舉率不獲應豈天神人  
鬼之不歆非祀歟抑興雲雨潤萬物固有其職  
歟此榦所以犇走數舍而有禱于神也膚寸之  
雲足以澤百里之廣三日之霖足以慰終歲之  
望神亦何憚而不惠我民耶

新淦謁廟文

縣學

昔者夫子嘗曰達果藝於從政乎何有榦於三  
者未能有一焉若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榦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

城隍

新淦之為邑神實司其土江山之秀風俗之媿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神亦預有榮焉以壯我之  
邑而注闕天官者皆望洋而退吏不能自安民  
亦無所赴訴豈不重為神羞耶榦之踈繆冒昧

此來廉勤自將固不敢有愧於已此護之福亦不能無望於神莅事之初敬敬以告

建康謁廟文

府學

不學而仕無德而祿義不精不足以集事意不誠不能以動人自取悔尤分當誅斥上恩寬大易地名藩聖訓具存服膺敢怠反身自省以蓋前愆視事之初敬敬以告

城隍

翰丞郡止狀分合誅斥聖恩寬大姑令易地趨

走大府朝夕凜然賴神之休庶無後悔視事云初敬敬以告

漢陽軍祭五先生文

濂溪周先生

維嘉定八年歲次乙亥十有二月乙酉朔六日庚寅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宣教郎權發遣漢陽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提舉義勇民兵黃榘謹率郡僚及諸生釋奠于濂溪周先生惟先生資稟清明襟懷洒落光風霽月碧草紅蕖推太極二五以探造化之原定仁義中正以顯人

極之立紹孔孟不傳之緒闡古今未發之機眷  
惟春陵實隸荆楚湘波餘潤沾丐邦人假守于  
茲敢忘祠祀庶幾末學尚想高風敢告

二程先生

惟先生西洛諸精濂溪嗣派春溫秋肅玉潤金  
堅指持敬以明存養之端論致知以極貫通之  
妙聖道益闡後學有師眷惟鄰封實生賢哲釋  
奠有令著在禮經假守于茲敢忘祠祀師生並  
列萬古儀刑敢告

建安游先生

惟先生德器  
晬然學問日進見稱於師清德重  
望皎如日星見稱於友流風餘韻足以師範斯  
世惠政在民至於久而不忘先生之於此邦遺  
澤固不淺矣百餘年間士風淳質可與適道非  
其效歟然訪之學官祠貌猶缺遺前賢之軌躅  
泯後學之儀刑師帥之職得無曠歟是用建祠  
以舉墜典敢告

新安朱先生

惟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師延平以繼龜山  
之緒沂西洛以尋洙泗之原六經之指久鬱鬱而

明周程之學將訛而正玩索窮乎杪忽操履極  
於堅高張皇大中啓迪後學人尊其道家載其  
書翰也庸愚早蒙誨誘總角聞道皓首無成願  
與邦人起敬起慕敢告

安慶府祭諸廟文

鬻皖之勝穹窿磅礴甲於兩淮山川之靈降而  
為神則聰明正直其必有以大庇茲土也翰衰  
晚庸陋假守于茲勉竭疲駑深懼弗稱禦菑捍  
患使年穀妥豐百姓安業者惟神其相之祇謁  
之初敢敬以禱

奏狀

漢陽條奏便民五事

一結保伍

臣竊見國家比年以來講求邊備最為詳密然  
臣竊以為外侮固所當慮而內患尤所當憂今  
之內患莫甚於人心渙散而無統嘗觀成周比  
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脉絡相關隄防密  
而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夫是以人心  
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  
猶有成周之遺意然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

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  
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戶之責又每一二  
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  
變哉臣嘗爲臨川令當開禧用兵之後隅官之  
法未盡廢其法以五家爲一小甲五小甲爲一  
大甲四大甲爲一團長一里之內總數團長爲  
一里正一鄉之內總數里正爲一鄉官一縣之  
地分爲四隅每隅之內總數鄉官爲一隅官以  
察姦慝以護鄉井行之三年人以為便今者蒙  
恩假守漢陽適值大旱細民艱食修舉荒政亦

推行保伍之法戶籍多寡蓄積有無皆可得而  
周知然亦但爲荒政設耳不敢大有所更張也  
向使熟議而力行之則維持人心防閑變故之  
道無以易此况湖右之地皆五方雜處之民土  
地廣袤姦盜伏藏往年虜未入境嘯呼成羣剽  
劫閭里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既明則人心  
素有統屬亦何至於肆行而莫之禁耶故知保  
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爲緩急  
之憲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教以  
武事則五兩率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

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至於為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為乎臣所陳果有可採欲乞行下制置司詳議施行取進止

### 二廣儲蓄

臣恭惟國家以深仁厚澤覆露宇內一民一物之微撫摩愛育不忍使之不得其所獨於水旱凶荒州縣無素備之策而民之死於飢孺者不知其幾甚可傷也今之守令為救荒之策者不過曰勸分曰通商而已勸分通商不聽其自為低昂則客旅稅戶不肖出粟若聽其自為低

昂則人心無厭數倍其價閭閻小民當豐穰之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枕藉而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易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可為者病在因循而已本軍每歲苗米不過二千餘石僅足以解總所給大軍而本軍官兵之請給皆旋行收糴素未嘗蓄積也自前知軍孫初首糴萬石知軍王從繼之亦糴萬石今歲大旱偶米價未大貴之日臣急發

郡帑借貸緡錢糴客舟稅戶米五萬餘石漢川  
縣亦糴萬石自六月以來米價頓貴藉此六萬  
餘石之米發以賑糴每戶數石則亦可以及萬  
餘之衆日食賤米而無慮以是推之則積貯者  
信其為天下之大命也臣愚以為莫若及今行  
下兩浙江東西湖南北諸路擇松江十數大郡  
起立倉廩使可積數十萬石纔遇豐熟即於諸  
郡和糴椿積則十郡可積數百萬石雖有水旱  
不能為吾憂矣况胡運日衰中原故壤指日可  
復師旅一動悉發此米方舟而下何患糧食之

不繼哉方旱而思造舟方暑而思造裘雖若近  
於迂闊然先事而慮可以無憂事至而憂則無  
及矣惟集議而決行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 三修軍政

臣竊見州郡之間有廂軍有禁軍非獨以備使  
令蓋將使之執干戈以為攻守之用江北之兵  
視江南內地為尤重臣獨怪江北之兵反不若  
江南之有紀律朝而來暮而去甲之名乙承之  
丙又承之累數十人無非甲也累數十年無非  
甲也十人之中無妻孥者七八苟於趨利輕於

犯法屢黥莫之悔也緩急之際求其不相挺而  
爲盜已爲幸矣況敢望其備攻守之用乎臣守  
漢陽嘗觀諸軍之請給廂軍月糧五斗禁軍倍  
之夫五斗之米不足以供一卒一月之食薪蔬  
之費已無所從出尚何暇爲妻孥計哉春冬衣  
賜則以鐵錢折支視中州所得五分之一耳夫  
衣食足則知自愛所施者厚則其報之者亦然  
今待之如此其薄是驅之使爲不肖也臣到任  
之初廂禁軍各添支月糧五斗復與之料錢數  
百嫁娶生育則助其費疾病則給以藥差出日

久則贍其家無屋可居則爲營寨以處之向之  
單身無家者皆有願爲之室者矣到任一年輕  
於犯法者絕少而逃竄者則絕無也以此思之  
則前日不爲吾用者責有所歸矣臣愚以爲有  
一郡必有一郡之財賦誠能撙節用度檢防滲  
漏以修舉軍政當務之急莫先於此臣前所言  
三事皆本軍所已行者非敢自言其能也因其  
已試然後見其可行不敢爲誕謾嘗試之言也  
敢輒僭陳之以俟採擇取進止

四領監卒



臣竊見漢陽軍地居江北實吳蜀之咽喉武昌之藩蔽財賦窘乏兵籍單弱反不若江南之一小縣地逼諸臺費倍他郡廂禁軍通約五百人而總漕兩司占破其半其餘以備差使猶且不給尚何暇教習以為守禦之備乎若欲廣行招募則事力既乏無以給之今臣愚計可以不費錢糧而坐得數百人之精卒以為州郡之用竊見本軍有鐵錢監一所置監之初每歲認額十萬貫臣到任之始覈實其數累數年間椿積極少問之監吏則曰所鑄之錢僅只以充監卒請

給之費守臣雖任提督點檢之責而其權乃屬淮西坑冶司任其事者自有監官出入多寡守臣不得而問焉弊之有無臣不敢知也獨竊見鼓鑄之卒不下三百人類皆伉健可用月有廩給供贍頗厚非廂禁軍比也若以錢監之權屬之湖北漕司而使守臣掌其收支出入在監之卒悉聽守臣之節制不惟監中之弊可革而數百人之卒可以助州郡之軍額鼓鑄之暇教以武事而為緩急之備此所謂不費錢糧而坐得數百人之精卒計無便於此者如臣言可採乞

行下湖北轉運司相度施行取進止

### 五復馬監

臣竊見馬政國之大事也。隸北三千衛國以興思馬思祖魯人頌之則其關係誠為不輕。國家所用之馬西取於蜀南取於廣皆在數千里之外博易之費道里之費一馬之入動數百千其所得甚艱所費甚巨一有緩急無馬可用。開禧年間虜騎壓境旅行收買駑駘下乘亦以備數。平居暇日可不思所以處之乎。竊見漢陽管內有馬監一所馬之自蜀來者憩息於此五

日而後行守臣亦預點檢之責。臣嘗親至其地見馬監之前有所謂孳生監者乃鄂州大軍昔日所創方其盛時馬之蕃息可以足軍中之用。今監皆頽敗不復有馬矣。漢陽為郡土壤甚廣風氣甚勁水草甚饒若委之守臣使之興復舊監以為牧馬之地給降本錢收買江北所產之馬而蕃息之。羌撥兵卒使任牧養之責數年間生息蕃盛猝有緩急即可為用。與夫求之於至遠之地買之於倉卒之際其利害相去遠矣。如臣之愚未必深曉世務更乞行下總領所同

鄂州都統司相度施行取進止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擬奏

安慶府擬奏便民五事

一安淮民

臣竊見江南之有兩淮猶人家之有墻壁也墻壁固則堂室安垣頽塹斷雖有室家之好恐亦不能以自固守邊之臣保障之計莫先於安民臣竊怪兩淮之民困苦憔悴遠不如江南之民者役使科敷皆在淮民江南之民無有也臣生長江南每見有產之家不過春秋輸納二稅耳

不過累數十年一充保正戶長耳自此之外官  
司未嘗一毫過而問焉無產之家則耕田鑿井  
蓋有終身不入城市者焉兩淮之民何其擾  
耶既為武定又為民兵又為萬弩手又為保伍  
既為保正又為戶長又為大保長又為小保長  
無一家得免無一人得休也或運糧或運草或  
運竹木以至起造亭館迎送賓客無一日非羗  
夫也以安慶言之如科廬州之馬草廬州敵樓  
木巢縣寨屋料類皆不計道里之遠近不恤州  
縣之有無名曰和買其實白科監司行下州郡

州郡行下縣道縣道行下保正保正敷之大小  
保長大小保長抑勒百姓既責以出草出木又  
責以出錢湫結又責以水脚般運一丁之夫一  
葉之舟不得免也為淮之民何其重不幸也人  
家將以固其堂室反自毀其垣塹兩淮之民既  
欲得其死力以抗外禦必當寬其征役以安民  
心使兩淮之民亦如江南百姓之安則其感戴  
朝廷恩德孰不願殞軀捐命以為江南之捍蔽  
哉欲望 聖慈特賜詳酌行下制府及諸司存  
恤淮民糧當預積不可待倉卒而旋運草當近

取不可於遠地而強科竹木之屬或均敷於江南或羗人自買不必抑勒郡縣縣既有保正又有戶長不必保正戶長之下又羗大小保長庶幾淮民稍得安業淮民安則江南安矣

### 二實邊郡

臣竊見用兵之道以糧為重漢之敗楚以蕭何給餉之功蜀之不能勝魏亦以諸葛出師糧食不給故也然古之行軍因糧於敵者上也實粟塞下者次也千里餽糧斯為下矣今之北虜連年旱蝗彼方飢餓轉徙固不復有糧之可因為

今之計莫若於暇豫之日急為實粟塞下之謀向者沿邊諸郡無城壁之可守則固無積粟之所今淳光安豐廬濠諸州既皆有城則當預積粟於諸郡以閑暇之日為緩急之備則軍不至於乏絕民不至於騷動苟為不然平居暇日恬不為備至於兩鋒相交方且望糧食於千里之外餉道既絕則雖有精將良卒亦安所施近裏州郡一聞邊之警莫不各為守禦之備方且起夫運糧羽書交馳急於星火居者有破產之患行者有喪身之憂郡縣憂惶人心離怨亦何

暇為固圉之計耶臣之區、管見莫若於近江諸郡各認所管沿淮諸郡之米蘄黃安慶無為歷陽此沿江之郡也浮光安豐廬濠此沿淮之郡也度其地里之遠近青以所運之米實於所管之郡使之早為區處督以搬運庶幾不至上誤國計下失人心計無便於此者矣

### 擬應詔封事

臣竊以為天下之患非有形之易見者為可憂而無形之難知者尤可慮自姦臣擅權竊弄兵柄騷動南北之生靈使之肝膽塗地不知其幾

千萬遂使怨毒之氣上下相干陰陽旱蝗相因流殍滿野此誠非常之變有形之可見者也雖三尺童子皆知以為深憂自夫誅顯行姦臣就戮諸賢彙進公道復升薄海內外延頸以觀太平而歷觀州縣之事蓋有凜然若不能一朝居者是豈好為異論以驚世駭俗哉蓋嘗竊謂今天下無一事之不弊無一民之得所一郡之大以言乎兵則不強以言乎財則不裕以言乎城堡則不修以言乎器械則不備以言乎風俗則喜事而置訟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此臣

所謂無一事之不弊者是也。雖今之氓負陰抱陽，君以爲天國，以爲本，聽其自善，自惡，自貧，自富，自安，自危，而漠然不以爲意。今貪吏害之，酷吏害之，黥胥又害之，弓手土兵之追逮者又害之，兼并豪戶之徒又害之，凜然何以自立而中產之家十室九破，小民則今日壞而明日死之矣。此臣所謂無一民之得其所者是也。蓋嘗深求其故，竊以今之天下當極弊之勢，苟不速反而正之，則壞爛頽靡而不可收拾。前輩以謂視其容貌無以異於常人，而倉公扁鵲所望而走

者也。然則今之天下當如何？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禮義廉恥行於士大夫之間，而足以維國祚於長久者，何也？使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也。今也不然。士大夫之處心者，不復知有君，不復知有民，知有細書，豐幅華言，麗語以取知而已。知有擊跽曲拳卑詞下氣，取容而已。知有苞苴賄賂，請託奔競以求進而已。

云云

代奏

代撫州陳守

一網運

國家網運資以餉軍比年以來法度弛壞非惟軍餉不繼抑亦公私受弊其未離岸也有江水淺涸坐食糜費之弊其已離岸也有監官侵虧船梢盜竊之弊而其既敗也有攤賴平民之弊雖知其弊莫之能革是無他廢轉般之制而循直達之法故耳今欲革歷年之弊使官無羨費而衆害悉除則莫若復轉般之制且以江西一路言之如撫州建昌網之折閱每以水道淺涸

不能行巨舟延引歲終而未能起隔歲之網者一網吏卒水手動數百計又所招集並皆游手無賴之人自度官吏侵盜大數已虧恣情極用無所顧忌估籍所償不能萬分之一官司不免縱之攤賴平民侵削國本為害不細今若於隆興置轉般倉一所每歲一路網運水脚其費不貲取其所費養水軍數百人命一武臣為之長造數十巨艦部以軍法責之轉輸近襄州軍止以小舟運載納之轉般倉却令水軍專一護送更往迭來不假召募網紀素定部分素嚴舟楫



素具較之烏合嘗試實相萬萬如此則非惟可以省官網之折閱抑足以增國家之武備戢江湖之羣盜脫士大夫之罪戾免平民之攤賴是一變法而羣害悉去衆利並興如果可採乞於諸路推廣之

### 二役法

役法之弊其來尚矣國家之制保副正謂之大役戶長謂之小役二役皆選之每都人戶大役者非戶產稍高不在其數至於小役則稅錢或不滿百亦所不免寬都人戶有至二三十年

方一差者狹都人戶有三五家循環充役無歲不受其害者故物力之家雖置產於狹都而必立戶於寬都雖散其產於狹都而必併其稅於寬都彼寬都之役日以寬狹都之役日以密寬者益富而密者益貧貧者益勞而富者益逸勞者日益朘削而逸者日益封殖勞逸不均而中產以下破蕩流移深可憐憫竊以保正副所管者煙火盜賊故必本都之人而後可充戶長所管者催科亦何必皆本都之人哉况今之為保正副戶長者皆非其親身逐都各有無賴惡少

習知鄉閭之事為之充身代名執役之親身雖  
屢易而代役之充身者數十年不易也故算若  
差大役則限以都差小役則不限以都而限以  
鄉一鄉數都寬狹相通則富者不至於逃逸而  
貧者不至於獨勞休養生息加之數年小戶漸  
為中戶而為公家執役者甚眾則大戶中戶亦  
不至於有頓差之擾更勞迭逸其利無窮此亦  
固國本之一端也

三役卒

罪隸刑餘之人類非尋常庸奴之才漁食里閭

害然上之人能駕馭  
以部伍飽其衣食而  
過絕姦非亦足以去  
利故管夷吾之取盜  
跖弛士小大雖殊皆  
罪不至死者始從流  
配所而遂逃竄以歸  
歸者昔為平民足為  
軍自名則橫行閭里  
賊之多民不安枕者

為國家募卒每得疲  
則掩耳而不願聽聆  
惟是黥徒免死之人  
跳浪奔走筋力百倍抗  
堪勞苦耐饑渴往時帥  
擒姦馘盜大獲其用曩  
精銳非他卒比今地於  
黥隸之徒悉收養之精  
可以修武備而壯軍威  
民害也惟朝廷詳酌

而行之

四逃戶

古者取民之法惟租稅而已其他山澤之利皆  
與民共之茶鹽酒權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  
匱乏權一時之宜以紓目前之急耳今國家  
征權之法密於前世無一目之漏一孔之遺而  
國之租稅所以為公家經常之用者顧乃為姦  
民變易名字貿亂簿書謂之逃戶夫戶則逃矣  
其田固自若也水不能飄火不能焚非篋笥所  
藏非人力所徙自古以固存誰得而掩覆之哉

其所以不究見者鄉司實執其權耳稅產之陞降出於鄉司而為是逃亡倚閣者亦出於鄉司為官吏者又皆苟簡歲月應文逃責孰肯一而研究之哉故莫若使為縣令者盡括諸鄉之逃戶具為一書隨其一任之力根括搜求期復舊額及其終更具申於州州考其實以為殿最少示黜陟磨以歲月則稅額可以復舊而國用可以自足與夫屑於常賦之外以求足用之道者大相遠矣

五陂塘

國家頻年以來常苦旱暵是雖天時之適然而亦人事不修之過也人事既盡則雖天災流行亦有不得而勝者陂塘之利所以灌注田畝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于今稱之使為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哉江西之田瘠而多涸非藉陂塘井堰之利則往往皆為曠土比年以來飢旱荐臻大抵皆陂塘不修之故莫若申嚴舊法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先於每鄉籍記陂塘之廣狹深淺方水泉涸縮之時

農事空閑之際青都保聚民浚深其下而培築其上積水既多則雖有旱暵而未始枯竭巡行考察課其勤惰而為之賞罰其始雖若勞而其終乃所以利民如此則天災不能為害豐登可以常保而不至於上勤 朝廷賑恤之勞矣

代奏

代撫州陳守奏事

第一劄

竊見方今綱運之弊惟撫州建昌軍最甚公私受害殆非一端 國家全資綱運每綱虧折動

數千碩遂至軍儲不給此總所之害也虧折之後部綱官吏與夫綱梢拘縻兩州動數百輩文移迫促責在州郡此州郡之害也部綱之官圖賞而獲罪篙工舟師規利而被害大者褫爵小者破家此部綱者之害也綱官舟人虧折之後既無以償妄指富民以圖攤賴州縣追逮不問虛實囹圄禁繫責以代償此居民之害也以一綱運而公私俱受其害如此是不思所以革之乎蓋嘗訪求其故則其積弊非一日矣兩州處江西之上流溪狹而水淺州郡窘乏起綱不

以時則坐淺日久虧折日多人見其虧折之為害則官吏之謹畏商賈之富實者類以部綱為戒其甘心部綱者皆破落無賴之徒故綱未離岸而水脚之費已空綱已離岸則盜糶官米以自給又自知其大勢之必不免也則公然發糶以為買囑請求之資此綱運之弊所以無歲而不為害也此無他不循祖宗轉般之制而行後世直達之法耳撫建兩州綱運歲幾二十萬石水脚之費為錢十餘萬緡置水軍千人於豫車而以水脚之費為之衣糧使兩郡徑以當運之

米輸之轉般倉漕司自以水軍為之般運一軍之中必有將校使之部轄號令素明則必無侵盜虧折之患往來江湖習於水事以其暇日造為戰艦使之教閱江湖之間盜賊淵藪知吾有備亦自消弭矣江西鹽貨最為今日之利原而悉歸於富商之手若易以官般之法使水軍之運綱者交米於建鄴京口以其歸舟運鹽於通泰聚之漕司發之諸郡漕司以其所得之息而廣軍儲則又不但可給千人而已如此則因綱運以寓軍制弭盜賊而壯國威衆害去而百利

興矣

第二劄

竊見江西湖南盜賊擾攘覆軍殺將焚破縣邑陵迫州郡雖曰小寇實有不可忽者以臣計之此輩本無深謀遠慮其始不過爲剽掠之計耳在我素無自治之策而浪與之鬪以彼之輕銳據地之險阻連亘千里與吾州縣相接故乘吾之虛得以肆其陸梁而吾輕與爲敵是以縣邑屢破官軍屢劔而賊勢愈張賊勢既張則其事將有不可測者自治之策其可不亟講之乎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在坎之象亦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高城深池以固吾圉雖平居無事猶不可緩况羣盜在境爲郡縣者獨可不爲城守之計乎嘗竊迹近事虜人之犯荆襄也棗陽無城最先破隨州無城則又破光化無城則又破襄陽德安城壁最堅故虜騎攻之數月不能拔郢州號爲石城城小而堅虜人圍之數日度不可攻而遂去之淮東諸郡亦然非守者有勇怯有城與無城異耳 國家南渡以後大築襄陽楚州西城方其經畫之初豈能無勞

民費財之患設使兩城不築前者甯人得以據  
吾之要害則今日之事得無有大可慮者乎此  
已事之明驗也爲今之計算若行下江西湖南  
二廣州郡去賊不遠者可大治城壁 朝廷出  
捐度牒以助其費使州郡爲區處雖貸民之錢  
用民之力亦有所不得已者蓋不暫勞者不永  
逸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也吾之城壁旣堅然  
後悉發諸縣村郭富室大家凡其米穀金帛之  
屬入保于州縣郭之不能爲城壁者亦當遠斥  
堠掘坑塹使不得以衝突彼之蜂屯蟻聚幾數  
千人非有平日蓄積之素進無所虜掠退無所  
資給則其勢必至於自相賊殺束手而受降矣  
又何必數與之鬪以自損吾之威重乎夫以  
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蠢爾小寇行即授首若不  
足憲然因此而大治諸郡之城壁不惟可以禦  
一朝之患實 國家萬世無窮之利也



論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

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為體而道為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為體而和為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為體費為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

未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即體體即用造道之極致也雖皆以體用為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於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於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智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旨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為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詞章非道也知道之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道體用為二則操存省察皆

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  
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於此者也曰  
孔孟何為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  
學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  
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體  
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  
子而傳之子思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非道之用

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  
而傳之孟子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  
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  
男女萬物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  
之動而陽用也聖賢言道又安有異指乎或曰  
以性為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為天命又以為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為經綸大經立大本  
知化育乃合天人為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  
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則屬乎人矣屬乎人  
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

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為二矣程子又言性即氣氣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為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冲溥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謂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為費為隱曰乎道之見於用者費也其所以為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華葉之有生

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費也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嘉定戊寅栖賢寺書此以為中庸總論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講義

自臨川郡學

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  
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  
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五三載籍之傳以仁義禮智對立而並言者自孔孟始前此未之聞也孔子發之於易孟子深於易從而祖述之示人之意深矣天地奠位而陰陽分陰陽既分而五行具天地之

大所以行四時而生萬物者不過陰陽五行之理而已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為木亨者夏之長而其行為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為金貞者冬之藏而其行為水人稟陰陽五行之氣而生乎天地之間則亦具元亨利貞之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元之德於性為仁亨之德於性為禮利之德於性為義貞之德於性為智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事哉均是人也均賦此性均具此形夫子之

言特以為君子行此四德孟子之言又有不能充之者何哉蓋人受天地之中無非此性雜之以氣質撓之以習俗不能親師取友以致其學問之功雖有此性亦未免於晦而不明窒而不通矣今夫暴虛狠鷙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嗜利寡廉鮮恥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矜誇傲很凌物則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復是非之心矣如此則雖有人之形以生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此無他學問之功不明而無以

對

全其本然之性也古之君子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非誇多聞博以為能也絺章繪句以為工也求其知吾性之至善而全其所固有也故其仁之用足以愛人而利物義之用足以制事而度宜禮之用足以事上而接下智之用足以明物而察倫是豈獨足以盡人之性哉蓋將與天地相為流通而無間矣三代而上此道素明故黎民於變比屋可封雖閭巷匹夫亦無往而非賢也秦漢以來功利之習勝而此道始不明矣大山

長谷之中田夫野叟尚有能守其醇厚質實之素而通都大邑經生學士反不及焉其聞見甚博也其文辭甚工也考其胸中之所存而察其操履之實則其可愧也多矣其天資之美者亦不過安常守分而於聖賢教人之方謾不加省舉世滔滔、隨波逐流醉生夢死豈不甚可悼哉誠能玩大易之旨味孟子之言反觀默省而知吾心四德之本窮理格物而辨吾心四德之實存養修省而審吾心四德之幾勉強力行而全吾心四德之用則天

地之所以為天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皆吾分內事也又何苦甘心於庸賤下流之域而與草木俱腐哉大易之言四德而必替之以乾元之大孟子之論四端而必首之以不忍之心蓋仁義禮智者吾心之所固有而仁足以包四德猶四時之運而春生之氣未嘗不流行乎其間也春者歲之始朔者日之始即大易之所謂元孔孟之所謂仁也夫道豈難知哉人病弗求耳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有志之士盍相與勉之

大



隆興府東湖書院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何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人交之信根於吾心之本然而形見於事為之當然者皆是也曷嘗有過與不及之偏哉過與不及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嘗竊有疑焉賢與知人品之最高者也一有過焉則無異於愚不肖志於道而有不及特未造夫道

耳其與違夫道者有間矣而遂指以為愚不肖焉何哉蓋道之在天下中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且知而失之過則如楊墨佛老而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志於道而不能以合夫當然之理則明有所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蓋若此然則學者當如何哉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惑乎賢且智之過不墮乎愚不肖者之不及則庶乎其可也若曰學

可以不講而一蹴可以至乎聖賢之域既未  
免乎賢且智之過至於用力不篤悠、玩日  
而卒無得則雖謂之愚不肖亦奚不可哉同  
志其勉之

新淦縣學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  
信行必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悝、

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悝、兄弟怡、  
爵有五士居其間民有四士爲之先謂之士  
者誠可貴也人物並生天地之間而人爲最  
靈謂之人則宜其舉相似也而士爲貴何哉  
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即則由與賜優爲  
之矣乃汲汲然以士爲問何也夫子之於二  
子非有所隱也至其告之者不過於行已事  
君入孝出弟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  
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  
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人之大端也舜命契爲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則謂之士者捨是無急焉矣後世則不然父子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選掄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而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雖然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油然而

而生者人莫不有是心也聖賢憲夫人之莫覺也又爲之推明繙繹載之簡策炳然易見學者誠能端居靜慮察吾心之固有博學審問以求聖賢之格言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之於事則人道之大端既有以得之而士之美名始可以無愧矣此豈溺於記誦詞章之習者所可望哉敢以所聞於師友者爲諸君誦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也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  
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  
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

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  
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  
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  
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  
仁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  
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  
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為是名耶抑亦有自  
來也且何以知其為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  
總名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  
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  
陽剛柔氣質以為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為性  
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  
仁義之外哉道固莫大乎仁義矣而孟子又  
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  
禮也是非之心知也向之二者分而為四又  
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陰陽互分而為老少  
則為四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金木水火之  
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

水神則知五行既不外陰陽則五性不外乎  
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  
具有仁義禮知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  
三也自其為氣稟所昏物欲所汨則惻隱者  
變而為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為鄙賤矣恭敬  
者變而為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為昏愚矣如  
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以異於禽獸哉以  
天地並立之身一不自覺則流而為禽獸然  
則學者其可不思所以自勉之乎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之為義大矣人心之所以正人倫之所以明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唐虞以來司徒掌教后夔典樂皆學之所由興也至商而後有學之名至周而後有學之法洙泗之間師友講習而學之條目纖悉始具蓋嘗求

其所以為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

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墮  
索塗而有可南可比之疑行之不力則如弊  
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  
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秦漢以  
來一世之士不駑於詞章則溺於訓詁不陷  
於功利則惑於異端是固不足以語聖賢之  
學矣至於我朝周程夫子出繼斯道不傳  
之緒二三大儒又從而相與推明之於是古  
先聖賢教人爲學之道至是而復明然講明  
之精記問之博而不能及躬實踐者既不足  
以造夫道脫略章句馳心高妙以爲聖人之  
道不假學問可以一蹴而入者又未免於空  
虛無據之失學者誠能於立心之始玩聖賢  
教人之法循序而進焉則庶乎得其門而入  
矣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求諸己小人求  
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  
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若昔聖賢所以致謹於君子小人之辨者至

矣毋乃太刻切而少寬裕耶蓋善惡兩塗判然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剖析而言之所以使人去惡而全善也聖賢教人之意切矣其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此以其趨嚮之相遠者而言也其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此以其趨向之相近者而言也言其相遠所以決取舍之幾言其相近所以審毫釐之辨聖賢立言所以

諄諄而不能自己也然即數章而觀之雖其言各有所稱總其要而論之則循天理者為君子徇人欲者為小人也所喻者利所求者人所達者下曰同曰比曰驕皆徇乎人欲者也所喻者義所求者己所達者上曰和曰周曰泰皆循乎天理者也天理人欲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定矣人之常情譽之以為君子則欣然而喜斥之以為小人則拂然而怒此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至其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往捨君子而為小人之歸則亦不能究



其心之本然而已孟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誠能自其好善惡惡之本心廣而充之則駿乎君子之途矣此榦備負于此甫及朞月拙直之資疵繆之政得罪於百里之士民多矣方將日遊鄉校以聽諸賢然否之議以其鄙見更相往復而爲理義之歸廟堂過聽忽有改除之命行且遠別惟同志之士更相勸勉繼今以往將有以德行純實識見超遠著于鄉閭者此則區區之至願也

### 竹林精舍祠堂

嘉定丙子仲秋上丁之翌日同舍諸賢會於先師之祠下祀事畢俾榦講明先師教人之意思不肖何足以當此重念廢學日久政有望於講習之益故敢僭言之竊謂先師之道本諸彝極二五流行發育之妙昇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間存之則爲聖爲賢去之則爲下愚爲不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行於上孔子孟子濂溪二程講明於下迨我先師剖析毫釐窮極幽眇推明演繹炳如日星爲

學者慮至深切也至其教人之方則曰居敬  
曰窮理曰力行此又其諄々反覆而屢言之  
者所讀之書則先之以大學次之以語孟而  
終之以中庸其爲科級則又皆可循序而進  
也從遊之士亦嘗從事於斯矣夢奠之後篤  
信力行者不無其人其間亦有如幹之類棄  
其所學日負初心者可不深求其故耶趨向  
卑而立志之不高私欲昏而信道之不篤尋  
行數墨而見理之不明入耳出口而反躬之  
不實此其所以粗有所聞而不能朞月守也

嘗試思之一命之爵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  
之產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  
道其爲可貴豈直一命之爵十金之產哉受  
天地之中以生而聞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  
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以爲之依歸豈可不  
誦之終身而遽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教人曰  
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  
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  
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  
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

猶未足以論其切也如是則可以無負於先師之門矣不然則隨波逐流醉生夢死卒爲一世庸人而不自覺也豈不深可哀也哉此則愚不肖之所深病敢布露之以庶幾君子之見教焉

安慶郡學

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

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至其為道則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陰陽柔剛則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以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於此其亦知所擇

矣雖然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已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苟為不他人我之念汨於中利害之私昏於外雖父子骨肉之間已不能相保而況於仁民愛物乎飲食起居之際已不能中節而況於酬酢事變乎凡吾本然具足之良心已斷喪無餘矣其視虎狼之

父子螻蟻之君臣且不能無愧而又何以為人乎夫以天地並立無間之身仁義本然具足之性不知自貴自重而陷溺至此此聖賢之所以拳拳為斯世慮也有志於學者即此而致思焉則知所以入德之門矣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

歷考聖賢垂世立教示人以性其源流蓋本諸此夫教亦多術矣而必以性示人者使人知有生之初萬善具足為聖為賢不待外求

而可以取足於吾之一身也性者人所固有也而言性必以天者使人知吾此性純粹至善莫非天理之本然而初無一毫人為之私也性者天所賦也而克綏其道必歸之君者人性雖善而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或得以汨之故必有聰明之君設為教化以防閑之然後得以全其本然之善也義農以來繼天立極莫非此理至於成湯乃始抽關啟鑰明以示人自是以來烝民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子曰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孟子曰非天降才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皆成湯之意有以發之也夫自商而周以至於春秋戰國子有餘年聖賢迭生立言垂訓如出一人之口信乎此理之不可易也人生天地之間蠢、林、不勝其衆也反而求之吾身則人莫不有是性性莫不具是中莫非天之所生莫非君之所教人何忍自暴自棄而卒爲小人之歸乎

在昔盛世此理素明天下之人皆知吾之有是性皆知性之具是中皆知天之所生君之所教莫不相率而趨於善其效至於比屋可封黎民於變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周德既衰聖賢之道不傳異端邪說復起而乘之高者溺於空無下者趨於功利學士大夫已不知有斯道之正統而況於下民乎此風俗之媿始不能以如古矣至我本朝名儒迭興相與推明聖賢之道以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載之方冊亦既家藏而人誦之矣當秦漢之

後而獲聞堯舜禹湯文武所相傳之道顧非  
幸歟誠能於此深思而力行之存吾天命本  
然之善以無負於君師教育之意是則區  
區深有望於諸君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  
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學問之道治心修身而已知此心之無不善  
又知此心之有善有不善則存其善而去其  
不善心可得而治身可得而修矣夫人心之  
有動靜猶陰陽寒暑之往來也事物未接思  
慮未萌天理渾然無所偏倚此心之靜而無  
不善也事物既接思慮既萌隨其所趨善惡  
殊轍此心之動而有善有不善也靜者心之  
體所謂天之性而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動  
者心之用所謂性之欲而其善者則發而中  
節之和其不善者則好惡無節於內也人莫

不具是性性莫不具是中是則性無有不善也或中節焉或無節焉是則情之有善有不善也知性之無不善則當有以養其性知情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有以制其情致中和者養其性而制其情也不能反躬則縱其情而滅其性矣不能反躬其禍至於滅天理能致中和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毫釐之差天壤之隔可不謹哉樂記中庸之言其亦互相發歟反躬者致中和之謂也致中和者戒謹恐懼而謹其獨也學者誠能終日之間如履

淵冰如奉盤水如對上帝如見大賓則靜而無不中動而無不和矣怠慢放肆任情縱欲滅棄繩檢無所忌憚則善者既不能以自存不善者日長月益而不自知也可勝歎哉明於性情之故而審其用力之方學問之道思過半矣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起於一念大哉念乎學者不可不察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也者與生俱生者也虛靈而善應神妙而不測主宰乎一身應酬乎萬事總括乎衆理



著見乎七情爲智爲賢此心也爲下愚爲不肖亦此心也是以聖賢垂訓必諄然以是爲言蓋綱領所係學者舍是無以爲入德之門也然心一也主於形氣而動者人心也眼欲色耳欲聲鼻欲臭舌欲味四肢欲安佚之類是也主於義理而動者道心也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莫不中節之類是也人心主於形氣之私故常危殆而難安道心原於義理之正故常微妙而難測以危殆難安之心求合乎微妙難測之道是豈鹵莽滅裂輕率淺易

者之所能及哉凡吾一念之發必精以察之曰是合於道乎抑離於道乎其純粹而無疵乎抑猶有毫釐之差乎無一念而不合乎理無一理而不造其極若是而後可以謂之精也察之精則所謂人心固已合於道矣又必一以守之朝於斯夕於斯造次顛沛無適而不於斯焉事物膠轕萬變不窮天理渾然無少間斷如是而後可以謂之一也精而察之於其始一以守之於其終則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無往而不合乎中矣堯舜禹之授受也

警

洪水則未平五品則未遜三苗則未格其相  
告戒必有先務之當急者而其所言乃止於  
此蓋心者萬化之根本此心不正則欲足以  
敗度縱足以敗禮雖一身之內亦且顛倒錯  
繆而不合其宜矣又何以齊家治國而平天  
下哉是以古之帝王雖居萬乘之尊享九州  
之富而兢業如履淵冰左史則書其言  
右史則書其動至於聲氣之高下若無害焉  
者亦有御轡以幾之盤盂則有銘几杖則有  
戒升車行步莫不有節無非檢防其心使之  
無一念不合乎道也故曰人不足與適也政  
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  
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  
國定矣然則堯舜禹之相告戒舍是宜無急  
焉者矣以堯舜之聖處帝王之尊而所以自  
治其心者如此世之學者不知此心之為重  
而任情縱欲驕逸放肆念慮之頃或升而天  
飛或降而淵淪或熱而集火或寒而凝冰如  
狂惑喪心之人雖宮室之安衣服之適飲食  
之宜亦茫然莫之覺也豈不深可憫哉聖賢

垂訓炳然明白學者亦盍深思而熟玩之哉  
南康白鹿書院

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聖人作易於乾坤二爻首言學問之事以誨人其旨深矣乾之九三以陽居剛得乾之正

而當上位之下坤之六二以陰居柔得坤之正而居下卦之中以其居中得正而復在下故即二爻以明問學之道也乾天道也至健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強而不息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也至順而靜故曰直方大以言其守正而不撓故所蓄者大而不習無不利也人能自強如乾守正如坤學問之道無以復加矣不能自強則怠惰乘之不能守正則放僻乘之尚何學問之有哉爻詞之義亦已備矣聖人憲夫

天下後世未明夫所以自強者何事所以守正者何道也故爲文言以廣之曰所以自強者內以進其德外以修其業皆當終日乾乾而不息也所以守正者內以存吾敬外以行吾義敬立則內直矣義形則外方矣稟五行之秀以生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者德也充是德而見之應事接物者業也德之不充則不進業不本之以德則不修學者所志孰有先於此者乎主一無適而虛明不昧者敬也窮理度宜而品節不差者義也不敬則所主

紛擾矣不義則所行悖繆矣學者所務又孰有急於此者乎知所以進德修業又知所以居敬集義則乾之自強坤之守正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又嘗因其義而推之乾言德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相爲經緯也欲進乾之德必本之以坤之敬欲修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內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而修終日乾、雖進修夫德業而所以進修者乃用力於敬義之間用力於敬義固可以至於大而所謂大者乃德

之日新而業之富有也即是而思之則知二  
爻之詞文言之旨誨人之意愈明而所謂學  
問不待他求而得之夫易之為義廣矣大矣  
乾坤二卦又諸卦之首也乃拳、以學問為  
言而提綱挈領反復詳盡又如此有志於學  
者不於此而加意焉則亦無所用力矣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講義

漢陽軍學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一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  
有為也一章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負陰而抱陽均氣而  
同體未始不相似也靈於物而謂之人賢於  
人而謂之士則其等級亦相遼絕矣渴飲而  
飢食趨利而避害人物之所同也士居其中

獨超然有以異於人與物何哉以其能立吾志而惟仁義之是趨也苟為不然則章甫其冠逢掖其衣惰然而無識頽然而無志其所尚者不過飲食利害之間謂之人已有愧矣亦何以當為士之名哉故為士者要當以立志為先而立志者要當以仁義為主仁義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也為定也而安為路也而正人之不可以不屈而由之也言而非之是自害也委以不能是自棄也士之異於人物者以其立志而惟仁義之趨也自暴

自棄是舍其所以異於人與物者而不足以謂之士矣諸君處庠序而謂之士者也盍亦先立吾志講明是理而力行之庶幾屈仁由義而無愧於為士之名不然則汨沒於飲食利害之間識陋而志卑醉生而夢死孟子所謂哀哉豈不甚可哀也哉諸君其勉之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一章

滕之為國方五十里國之至小者也間於齊楚勢之至危者也以至小之國處至危之勢干戈相尋翦焉傾覆可立而待也文公思所

以自全之策不謀之申商管晏之徒顧乃即  
孟子而問焉孟子亦當告之以國若何而富  
兵若何而強庶乎其可瘳也一則曰性善二  
則曰堯舜何其迂濶不切事情耶性者人之  
所得於天之理也堯舜者盡此性者也苟盡  
此性堯舜可為也况於區區之富強乎人無  
賢愚均具此性堯舜之聖人皆可為何獨於  
文公而疑之哉孟子歷引成覿顏淵公明儀  
之言所以釋文公之疑卒之以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所以厲文公之志也道之不明久

矣舉天下之人汨沒於利欲之中貪夫徇財  
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馮生天之所以與  
我而堯舜可為者懵然莫覺也譬如甕盎之  
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乍起乍滅何足道哉  
諸君誠能深思孟子之言而厲之以自強之  
志則將有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而天下  
之至貴無以復加矣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諸君其亦退而思之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止不足以事父母  
仁義禮智心之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心

之用也古之言道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也  
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仁  
義禮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體則必有  
是用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者仁義禮智之用  
也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  
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  
所以為人者也天下之人張、然於覆載之  
間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飲趨  
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予我而人之  
所以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

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為之反覆開示之既啟  
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  
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  
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遼絕  
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世之學者未有  
不讀七篇之書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為切  
者何哉習俗之所汨利欲之所昏既無明師  
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以求之譬如大  
明當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可憫也哉  
學者誠能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聖賢之道



庶乎其有入德之門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一章

古之言性者多矣何其紛々而不一耶在商書則言常性在周書則言節性在孔子則言性相近在孟子則言性善聖賢立論固已不同下至諸子則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三品佛氏則又以知覺言性然則後世將何所折衷耶蓋嘗即數說而考之性即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

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為同哉荀揚佛氏則敢為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知覺者人之精神而又非所以言性也惟韓愈氏生於數子之後獨有得於聖賢之意其曰性之品有三則孔子相近之謂也所以為性者五則孟子性善之謂也故其自視以為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每以孟子

自比者夫豈無所見而然歟愈之言則善矣  
然性之品有三亦未知其所以然也迨我  
本朝關洛之學發明孔孟不傳之遺旨曰性  
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又曰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然後聖賢之意  
坦然明白而諸子異端始無所容其喙矣學  
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  
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務本之學  
未有益於此者諸君其勉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一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一章

人稟五行之秀氣以生所稟之理則為仁義  
禮智信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  
也天生五材缺一不可在易之乾則曰元亨  
利貞在人之德則曰仁義禮智而不及乎信  
者何也仁義禮智莫非實理之所為猶土之  
居中而旺於四季也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在  
其中矣仁義禮智四者並立聖人於易獨曰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七篇之書亦多以仁義對言而又不及乎禮智者何也仁屬乎陽禮則陽之極義屬乎陰智則陰之極猶夏者春之極而冬者秋之極也故專言仁義而禮與智在其中矣至於孔門師生之問答又皆以求仁為先而不及乎義孟子此章亦特以仁為言者又何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以得以為心者也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逆與夫交

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盡此心則安富尊榮亦理之必然也世教不明人心邪僻父子兄弟之間猶不能以相保况敢望其仁民愛物乎舉天下之間莫非私意之流行相傾相詐相戕相賊無一物得遂其生者至於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則私意橫生天理滅矣不知人心既失國其有不殆者乎此孟子於戰國之際深明榮辱得失之辨其憂世之心切矣諸君日處庠序可不知孔孟教人之先務而思所以自勉乎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一章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一章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陰陽五行周流乎中而  
人物生焉則人物者均稟天地之氣以為體  
而均得天地之心以為心也然人之所以異  
於物者又以其稟氣之正而其心為最靈人  
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而獨異於萬物者如此  
其可不知所以自貴乎聖賢教人必使之正  
其心修其身者蓋不若是則無以全天地之  
賦予而異於萬物也所謂正其心脩其身者

亦盡吾當然之理而已耳目手足百體具焉  
身也視明而聽聰手恭而足重此身之理而  
所以為身者也虛靈知覺百慮生焉心也仁  
義禮智以為體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以為用  
此心之理而所以為心者也內而察諸精神  
念慮之間外而審諸動容周旋之際無適而  
不當於理此心之所以正身之所以修也苟  
為不然則徇情縱欲悖理傷道亦將無所不  
至矣雖曰具人之形而與禽獸奚異哉孟子  
憂世之心切故舉其至輕以明其至重欲使

斯人反而思之庶乎有以全吾身心之理而無愧於所以為人也請孟子之書者多矣孰能深味其言而力行之乎以至貴之身心沉溺於利欲之中自暴自棄而不自知也其亦可哀也哉誨尔諄：聽我藐：其是之謂夫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知也一章

性稟於天故在人者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汨之也迨其氣清而欲窒則善端未有不油

然而生者性善故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至無知也而皆知愛其親赤子入井於已無與也而見之者皆怵惕火然泉達誰獨無是心哉有是心而不能養之養之而不能致其志善端雖萌而為氣所昏為欲所汨天固予我而我固賊之則與禽獸奚異哉誠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云為之際使吾善端之萌通達而無窒礙充足而無欠缺如萌蘖之生無牛羊斧斤一暴十寒之患則其至

於干雲蔽日也可必矣故為人而合乎天為士而至於聖亦即此心而充養之爾孟子發明養心之論而申之以專心致志之戒其示人之意切矣讀書至此而猶不悟焉則亦終於為小人之歸也豈不深可歎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一章

若昔聖賢垂世立教載在方策凡言心者不一而足堯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則以禮制心文王則小心翼翼孔子有操則存舍則亡之戒孟子復斷為之說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大矣而拳於心之一說何耶心者神明之舍虛靈洞徹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出沒寒暑之往來四序之行萬物之生是必有為之主宰者然也苟無以為之主宰則安能亘古窮今循序而不亂乎人稟天地之氣以為體而得其所以主宰者以為心故人心之妙可以參天地可以贊化育可以修身而齊家可以治國而平天下孰非此心之所為乎然人心至微而

攻之者衆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  
足以為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為物欲所累則  
肆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  
之聖賢戰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  
槃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  
義行矣此孟子求放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  
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曰詞章  
之富則曰記問之博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為  
何事哉迨我本朝周程先生倡明聖學以  
繼孟子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  
於持敬敬則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  
旨也學者即其說而力行之庶乎其有入德  
之門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一章

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  
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  
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  
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  
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  
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

以易放而難操者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  
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者舉不足  
以為吾之累則心之虛靈澹然泊然有不待  
操而自存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  
仲弓操存之謂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夫子之告顏淵寡欲之謂也  
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之異者豈其  
所到固有淺深歟高城深池重門擊柝固足  
以自守矣內姦外宄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  
乘之者至矣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

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  
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  
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  
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  
學者之所當察也聖賢諄諄之誨無非為人  
心憲也學者讀其書而不知養其心謂之非  
愚可乎

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止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孟子嘗言養心矣又嘗言養其性矣性即理



也。心具此理者也。有以養之則人欲不能為天理之害。操存寡欲養之之方也。而又有所謂養氣者何哉。陰陽五行氣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源顯微本無間也。陽一噓而萬物生。陰一翕而萬物成。寒暑之往來風雷之鼓舞無非是氣之用也。負陰抱陽以生則吾之氣固與天地相為流通矣。是則所謂浩然而至大至剛者也。有以養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堯舜之事業孔孟之道德孰非是氣之所為乎。苟失其養則委

靡異懦。卑陋凡猥錐刀之得則躍、以喜毫末之失則戚、以悲聞公卿大人之名則側肩帖耳若不可及。語賢人君子之道則望洋向若恍然以驚。為媿竈為墻間為妾婦。此豈氣之本然哉。養不養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孟子發明養氣之論有功於後世大矣。然其所以養氣者必先於集義。所以集義者必先於知言。惟知言則是非邪正曉然於胸中。動容周旋無適而不合於義。夫是以仰不愧俯不忤。有以全吾浩然剛大之體矣。養性

也養心也養氣也蓋亦一理而已然養氣之論何獨至於孟子而後發耶夫子固嘗言之矣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養氣之論所自来也屈子曰寧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諸君其謹擇之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止其中非爾力也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異聖賢教人入道之要亦古今一轍也堯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言

于

道自此始也人心者形氣之私道心者義理之正人心危而難安道心微而難著始而精以察之終而一以守之則無適而不合乎中道也傳說之告高宗也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子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聖賢言學自此始也古人之所行方策之所載無非道也始而多聞以求之終而遜志以守之則無適而不合乎道也至周以來學校之教益修聖賢之道益著比

年入學中年考校自離經辨志以至於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離經者求之於方策辨志  
者察之於性情知類通達者見之明強立不  
反者守之固其教甚詳而其法甚密也至于  
夫子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博採古先帝王  
教人之法而著為大學之書其言大學之道  
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而繼之以誠意正心以  
修其身亦不過於知與行而已大易曰學以  
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皆此

意也一知一行相為終始知有不至則不能  
以徒行行有不篤則雖知無益也入道之要  
無以復加於此矣是以孟子歷叙伊尹夷惠  
之事而繼之以孔子非好方人也所以明入  
道之要也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  
事知與行之謂也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  
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  
於始而行有所缺於終也此孔子之所以獨  
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知有不至行有  
不盡雖以伊尹夷惠之資尚不能無愧於孔

子而况學者乎世之學者溺於卑近淺陋之  
習既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其有志焉者則  
或驚於方策而踐履有所不察或專於性情  
而知識有所不周道之不明不行由此其故  
也誠能即孟子之說而思之則始終兩盡而  
無惑乎終之論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止樂正子二之  
中四之下也

學之所造有淺深則德之所至有高下聖賢  
推明其序使學者循而進焉其望於斯世亦  
至矣由善而信由信而美以至於為大為聖  
為神夫聖神者豈常人之所敢望哉孟子當  
戰國之際其告人者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  
固強人以其所不能哉蓋人性皆善聖神者  
亦全吾性之所固有尔學者豈以不能為患  
哉患不為也雖然聖神固可學也而乃始之  
以可欲之謂善何哉此孟子指其至易曉者  
而示人以入道之門也蓋學者入道之初將  
以決其趨向不必它求也求之於可欲不可  
欲之間而已今有人焉孝弟忠信樂善不倦

不惟吾之所欲而人亦以為可欲也不仁不  
智無禮無義不惟人以為可惡而吾亦自知  
其可惡也學者反而思之凡吾言行之間果  
可欲乎果可惡乎從其所可欲捨其所可惡  
斯可以為善人矣由是而進焉雖聖神可為  
也孟子教人何其炳而易知簡而易行也哉  
又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  
已矣亦此意也勉之以人之所難能而曉之  
以人之所易能聖賢之望於學者如此而學  
者顧不思焉其亦可嘆也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一章

事所當為之謂善有為而為之謂利為君而  
仁為臣而敬為子而孝為父而慈事之所當  
為者也為內交為要譽為宮室之美為妻妾  
之奉有為而為之者也善者天理之公利者  
人欲之私公私之間相去甚近而一則為舜  
一則為蹠乃由是而分焉豈人心之靈與天  
同體純粹至善萬理具焉雞鳴而起孳孳在  
是則舜之兢業由仁義行者亦是心也  
見便則趨見利則奪枉尺直尋則為之損人

益已則為之雞鳴而起孳、在是則盜跖之  
暴戾恣睢日殺不辜亦是心也一善利之間  
而上智下愚之分乃如此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可不謹哉孟子發明善利之論而尤謹其  
所謂間者蓋欲學者精別於毫釐之際而審  
其所趨嚮也至其答梁王之問告宋掣之詞  
皆拳、於義利之別其示人之意切矣學者  
誠能澄心靜慮反觀內省於其所謂間者而  
致察焉凡吾一念之發果善乎果利乎善則  
行之利則避之朝於斯夕於斯就其如舜者  
去其不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苟為不然而  
計較於毫髮之微而甚至於父子兄弟不能  
保其不同禽獸者無幾尔一念之差固若是  
哉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一章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一章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賢之論乃獨重理  
義而輕富貴何哉理義天之所賦也富貴人  
之所予也人之所予人得而奪之天之所賦  
根於人心不可易也一輕一重蓋有不難辨

者然閭巷之人知有富貴而不知有理義學士大夫則知理義矣然未有不為富貴所移而忘其所可重若夫真知富貴之為輕理義之為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仁義禮智天之予我而吾心之所固有也充吾之仁則愛人利物而居天下之廣居充吾之禮則別嫌明微而立天下之正位充吾之義則體常盡變而行天下之達道充吾之智則察倫明物而成天下之大業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推之天下國家則利澤施於今

美

今名垂於後回視世之所謂富貴者不過輿馬之赫奕飲食之豐美宮室之壮丽賢者得志有所不為不賢者亦以豢養其不肖之身而遺臭於萬世曾狗彘之不若而又何足以夸於人哉故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輕重之分在內者重則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則在內者愈重真精力久胷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為之累顏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鼓瑟浴沂脩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為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矣孟子之

言豈欺我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一章

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  
是為進德之地何哉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  
驕奢淫佚必起於宴安當霸窮困踣之餘其  
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  
不期而然者矣天地之間有陰則有陽有晝  
則有夜禍福吉凶貧富貴賤死生憂樂之變  
二者常相對而不能以偏無也人生其間隨

所付受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與其戚於  
貧賤而卒不能以自勉孰若因其所遇而反  
以成吾德耶是以古之君子有以命義之當  
然而安之者貧而無諂是也有以義理之可  
貴而忘之者不改其樂是也有以為天將降  
大任於我而反以為進德之地者孟子之言  
是也其處之者若是故其胸中泰然一毫外  
物不能為之累顏淵原憲之貧一簞之食百  
結之衣可謂極矣惟知聖道之可樂而不知  
吾身之為貧後之學者其貧且賤未必如顏



淵原憲之甚也少不如意志氣銷沮卑辱  
賤靡所不為不能進德而反以敗德不能去  
辱而重以取辱聞孟子之言亦可以釋然而  
悟幡然而改矣

景春日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章

古之仕者為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後之  
仕者為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  
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  
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  
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不暇

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  
者為仁何者為禮何者為義固然無知懵然  
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  
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  
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自  
以為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然幾不能  
以終日矣公孫衍張儀戰國之遊士也一怒  
而諸侯懼安屈而天下熄則其才亦有足稱  
者矣以其無學而不知道也一切求順於人  
孟子至以妾婦目之况於學不及古人才不

充

及公孫衍張儀我夫順於人者人之所喜也  
不順於人者人之所惡也然順於人者非有  
它也以其威福之權足以生殺榮辱乎我也  
即是心而充之則貪者者利背君賣國者皆  
若人也豈但妾婦之可羞而已哉若夫守道  
之士不肯暗常媿媚以順乎人者不但出處  
去就言論風旨之得其正也託六尺之孤寄  
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豈不毅然大  
丈夫也哉凡我同志仕而未達學而未仕者  
盍念思所以自勉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一章

孟子一書於辭受出處之際未嘗不拳焉  
齊王欲見則辭以疾王驩輔行則不與言欲  
受以室則却而不從欲留其行則卧而不應  
枉尺直尋則非之不辨禮義則非之既譬以  
鑽穴隙而相窺又譬之以登龍斷而固利至  
於墻間之喻辭旨懇切若是者果何耶義與  
利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而天下國家治  
亂之所關係也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  
私循天理之公則辭受出處惟義之從惟命

之安是既足以全吾此心之德矣以之治人則必能立懦而激貪以之事君則必能伏節而死義徇人欲之私者反是卑辱苟賤惟利之趨既已喪其本心矣則傷風敗教欺君誤國皆斯人為之也聖賢安得不深致其戒哉今觀墻間一章所以形容其苟賤之態雖三尺童子亦知惡之然流俗淪淪務為卑諂工簡牘事苞苴脅脅諂笑搖尾乞憐自少至老自朝至暮無一念不在於是視吾身心為何物視天下國家為何事其未得之也則愁憂窮蹙若不可以終日志得意滿則驕其親戚傲其閭里然其可賤尤甚於墻間而莫之覺也學者要當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之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一章自功利之說勝而王道始不行於後世夫功利之所以勝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以其迂闊而不切事情也孟子生於戰國之世告齊梁之君非王道不言而言王若易

然何也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即是理而行之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初豈有甚高難行之事六曷嘗無朝夕可冀之功哉謂王道為迂闊而惟功利之從則日兵可強也國可富也縱橫變詐崎嶇險側拂人心逆天理君臣父子之間且不能以相保而又何以固吾國乎然則立至之效乃速止之兆也湯武以仁義而王戰國以功利而止此萬世之龜鑑也然

天下皆知尊湯武而不免於蹈戰國之覆轍者則其識見之卑趨嚮之謬而不自覺也若昔聖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推明古先帝王之事業而載之方策大經小紀本數末度炳然日星之易見也今乃指為迂闊而莫之講故自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由此其故也鄙大庸人竊國之寵而卒以誤國鴻儒碩士抱憂國愛君之志而老死於大山長谷之中誠可歎也學者將以有行也則孟子之言可不深思而熟玩哉

無怕產而有怕心者惟士為能止未之有也。儒術之不見用於世以其空言而無實用故功利之說常易以求售於人不知夫功利者乃空言而儒術則皆實用也為功利者則曰兵可強國可富也然挾區區之小数而不知為國之大體相傾相詐相戕相賊不惟為敵國之病而吾國之民固尔不得安其生矣豈不謂之空言乎儒術則不然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然後教之以孝悌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親上而天

下之人亦皆引領而望之其為實用孰過於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為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令也為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為功利之說以斷喪之豈為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官周家六典無非儒者已試之效孰謂其皆空言而無實用必待管申之術而後可以為國乎故孟子論王道必曰仁政論仁政必曰井地斷乎其不可易也孟子之言既不用於

齊梁之君後世皆知讀其書而不能用其道  
故歷數千年而帝王之盛卒不復見可歎也  
哉夫儒術之不見用學者相與講明之庶幾  
猶有望於斯世也謂之儒者而茫然不知其  
源流徒抱其淺陋之識以周旋斯世則吾道  
之不行功利之說勝是誰之罪哉學者不可  
不察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止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一章

道者何中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時指之互

謂之時中是皆人心之本然而不容已天理  
之至正而不可易者也天地之化点大矣小  
有偏焉則雨暘寒暑各失其節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喜怒哀樂念慮云為其可以有所偏  
耶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皆不得其中子  
莫之執中又非所以為時中也孟子從而闢  
之所以正人心明天理為天下後世慮至切  
也夫墨之兼愛不失為仁楊之為我不失為  
義孟子極言其禍至於無父無君而以禽獸  
目之志於道而不得其中豈不甚可畏哉後

世楊墨之患息而佛老之說興至於今日且千  
有餘歲弃天常滅人類習夷狄之教非先王  
之道蓋不待其流之弊而與禽獸無異矣學  
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遠之乃溺其禍福之  
說尊其荒唐之教甚者則文之以聖賢之言  
以為與吾道無異學者從而信之以自絕於  
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其為天下後世之害豈  
淺哉有志於學者惟以孔子孟子之言為  
正以六經之道為法則異端之說無自而入  
矣

翰疎繆不才蒙

恩假守每念此郡士風簡質渾厚可與適  
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說為孟子講義  
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  
聖賢之蘊奧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  
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中  
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旨可以類推聖  
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  
漢水之濱將有以聖道為諸儒倡者矣嘉  
定乙亥長至後學黃翰謹書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經說

儀禮通解考經本旨之類皆已成書其  
尚禮通解考經本旨之類皆已成書其  
筆所記終篇者有與朋友講貫所反者今集  
為經說附者有與朋友講貫所反者今集  
于集中

大學經一章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者德謂人所得於天之理人之本心  
虛靈不昧故理之本體純瑩昭著不為氣質  
物欲所雜而昏是則所謂明也然人之此身  
既囿於氣而不能不感於物則不能無所昏



雜而不得全其本然之明故必學問省察存  
養克治去其昏雜而後有以復其本然之明  
所謂明明德也新民者天生烝民均有是德  
德之本然未嘗不明然既為氣質物欲所昏  
雜乃始汙濁垢弊而失其本然之明惟在我  
者既有以自明其明德又必推以及人而有  
以新之則亦純瑩昭著而無不明矣止於至  
善者止謂所歸宿之地也至善謂理之極致  
也明德新民皆當造其極焉是則所謂至善  
也苟未至於極是則猶有所昏雜而非所當

止也

此言大學綱領其本末當如此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而  
后能慮而后能得

知止謂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然必先有  
以知止有定而后能靜能慮能得焉苟不知  
所止則理之極致莫之能辨又何所用力而  
得所止哉知所止則吾之胸中事、物、各  
有定理不可易也曰止曰定指理而言也知  
所止而有定理則心無所疑而能靜能靜則

物不能搖而能安曰靜曰安指心而言也既  
靜且安則有以施其學問省察存養克治之  
功而能慮矣能慮則力行造而能得矣能  
慮能得則心與理一而所守固矣上文止於  
至善兼明德新民而言此章乃明德新民止  
於至善所以用力之方始於知止有定而終  
於能慮能得也

此言大學工夫其始終當如此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在物則有本末行事則有終始德與民物也

德為本而民為末知止能慮事也知止為始  
而能慮為終物既有本末事既有終始則學  
者以事處物必當知所先後則交用其力而  
進為有序則去道不遠矣蓋本始所當先末  
終所當後道則至善之所在也言人以始終  
之事處本末之物當先明德而後新民先  
知止而後能慮不先明德則無以成已不務  
新民則無以成物不先知止則動無所止不  
務能慮則明無所用其示人之意切矣

此承上文兩節明大學之道以起下文兩

節之意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止國治而后天下平

明、德於天下者治國齊家新民之事也不曰新而曰明新即明也曰治曰齊皆所以新之也脩身正心誠意明明德之事也曰脩曰正曰誠皆所以明之也致知者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然非知所止則無以得所止焉故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又本於致知也格物者言知不可以徒致必事、物、皆有

以窮極其理也物格而后知至物者理之寓也物之理無不窮則吾之知無不致矣知無不至則是非昭晰而意無不誠矣意者心之發意誠則心無不正矣心者身之主心正則身無不脩矣身者家之儀身脩則家無不齊矣自家以及天下亦推此以及彼耳曰齊曰治曰平遠近親疎之勢也

此推言上文三節之意言明德新民之目知止能得之序本末始終之有先後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止未之有也

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身皆不  
可以不脩所厚謂家也誠意正心所以脩身  
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故又以脩身  
齊家為要也

上文所言大學之道盡矣此復申言脩身  
齊家乃大學之要無貴無賤皆當自勉其  
示人之意至矣

大學章句疏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言聖賢教人以學既及成人則為大人當志

其大者以成其大人之德其學之道如下文  
所云也明明德者明其在己所稟至明之德  
也明謂虛靈知覺純瑩昭著也德謂所具之  
理也新猶明也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  
人亦使之去其蒙蔽汙濁以復其本然之明  
也止謂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至善者德  
之當明民之當新皆當止於至善盡天理之  
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民明德新民之至  
善而學者之所當止也注云大人之學者兼  
齒德而言也又云虛靈不昧者虛謂知覺不

昧謂純瑩昭著者也知覺者物格知至也純  
瑩昭著者意誠心正而可以齊家治國平天  
下也注云具衆理應萬事者德即理也而曰  
具衆理又兼夫應萬事而言此乃直指人心  
合全體大用而為言也具衆理者德之全體  
應萬事者德之大用也云新者革其舊之謂  
又云去其舊染之汙者舊謂蒙蔽汙濁新則  
去其蒙蔽汙濁故新亦明也云至善謂事理  
當然之極者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對當然  
之則乃所謂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

然不足以為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為  
至善蓋言明而新之者必盡夫天理之極而  
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  
后而能慮慮而后能得

承上文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欲得其  
所止則當先知其所止謂一事一物必先研  
究其至善之所在使此心曉然所謂知止也  
事物所當止之地既知之矣則此心之中皆  
有一定不可易之理所謂有定也理既有定

事物未接則無所疑惑湛然而靜矣所謂能  
靜也心既能靜則事物之來莫能動搖泰然  
而安矣所謂能安也能靜能安則酬酢萬變  
思慮精審所謂能慮也能慮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理所謂能得也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  
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善至善之理又在  
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為言曰知  
曰得止之兩端定者知所止之驗慮者得所  
止之始曰靜曰安則原於知而終於得有必  
至不遷之意矣注云志有定向則必至之意

也注云心不妄動所處而安則不遷之意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德則近道矣

物指明德新民而言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  
事指知止有定能慮能得而言知止有定為  
始能慮能得為終本始所當先末終所當後  
道謂至善之地知先後則進為有序而去道  
不遠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止致知在  
格物

天下國家者民也曰明明德曰治曰齊新之

也身心意者德也曰修曰正曰誠明之也此  
言物有本末當先德而後民明明德於天下  
也以至於誠意皆曰欲者求其德之事也曰  
致知曰格物者知止之事也此言事有終始  
當先知而後得也既曰先德後民矣則先知  
後慮之事當先施於自明其德而後及於民  
焉是則知所先後也

物格而後知至止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覆說上文之意物格矣則理明義精而此  
心之知可至知至矣則能謹獨以誠意而意

可誠意識矣則能居敬以正心而心可正心  
正矣則能不偏以修身而身可修身修矣則  
施於家國天下皆能盡其道而成其效矣前  
言新民者先於明德欲能得者先於知至此  
則言知止而後能得明德而後新民合兩節  
而言之則知所先後之意可見矣  
自天下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止未  
之有也

論語集注學而疏義  
第一章注學之為言效也人惟皆善而覺有先  
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  
其初也

此文學而釋以性善且欲明善而復其初

者愚謂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寂然不動之  
時萬善具足之名也由是而之五常百行無  
非至善人為氣質所昏物欲所汨又不能學  
以通之既不知其本然之善則亦無以施其  
存養之功惟能效夫先覺者之所為然後知  
吾此性本無不善操存涵養以復其初也為  
聖為賢不外於此知此則義理之大原學問  
之要指不俟他求而得之矣此乃首章誨人  
最要切之語學者便當致思不可泛然讀過  
也



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此文言有朋自遠方來而程子釋之曰以善及人信從者衆何也愚謂以自遠方來觀之非吾之善有以及人何以使同類之人皆自遠而至自遠而至則信從者衆可知矣程子語雖簡短而深得聖人之意學者當詳味也

第二章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愛之理則或問之說詳而明矣心之德則猶有所未達也愚謂人之一心虛靈洞徹而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

固不可捨虛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虛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包四者故心德之全獨仁足以當之也曰仁之包乎四者何也天地之間一生意而已為夏為秋為冬無非春生之意也專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矣故仁之為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曰此章乃偏言而併

以專言者釋之何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而非有二物也故合而言之仁之旨備矣

#### 第四章

愚謂三省雖五事然皆重厚詳審而無輕易苟且之意曾子資稟篤實故其所省如此

第五章注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愚謂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用程子語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齋箴所謂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正釋

主一無適之義也然師說又有以敬字惟畏近之何也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故畏字於敬之義為最近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心有所畏之時自無雜念閑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蓋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

#### 第六章

愚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體此六者見之行事如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行此六者有餘力然後學文也

繫辭傳解二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儼然而尊隕然而卑健順之德於此乎定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高陳而上卑陳而下貴賤之分於此乎位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者常動靜者常靜剛柔之質斷然不易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物合一何吉何凶類聚羣分迭為勝負吉  
凶之應由是生焉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象形未成何變向化已成之後迭為消長變  
化之機由是見焉此以上言有天地則乾坤  
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昭然可見然必有  
乾坤而後貴賤剛柔吉凶之體始具有貴賤  
剛柔吉凶而後變化之用始行始於乾坤終  
於變化此生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常久而  
不已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以剛摩柔剛化而柔變以柔摩剛柔化而剛  
變八卦相推盪六然後者化而前者變後者  
長而前者消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一變一化  
而人物生焉得乾健之性者為男得坤順之  
性者為女此承上文乾坤變化成物之功也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知猶主掌也作為也萬物受氣於天成形於  
地乾始而坤成之也乾健故易而知太始坤  
順故簡而作成物此承上文生物之功而言  
其本於乾坤之簡易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易則理明故易知簡則事直故易從理易知  
則可信故有親事易從則可成故有功行之  
而信故可久為之而成故可大此承上文易  
簡成物而言其功效如此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德以理言業以事言賢人體乾坤之易簡故  
德業可久可大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其中矣

不思而得易也不勉而中簡也天下之理得萬物皆備於我也萬物皆備於我則與天地合其德矣聖人之事也此言乾坤之易簡既成生物之功而在人得之則為聖為賢亦此理也

右第一章繫辭之作以明易也易之為道不過於推明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人物之所以生聖賢之所以立然其道已具於天地而其論蓋本於乾坤一健一順而萬化萬事由是生焉聖人作易蓋本乎此通乎此則道體之妙聖經之奧可以默識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設卦謂伏羲造八卦重之為六十四也觀象謂觀萬物萬事之象取其卦之所似故謂之象繫辭謂三聖所述卦爻之辭繫於卦爻之下故謂之繫辭剛柔相推謂以卦爻相推盪此指卜筮而言謂遇老陽則以柔推剛變陽

而化陰遇老陰則以剛推柔變陰而化陽此  
言易之為言或見之卦爻之辭或施之卜筮  
之用皆聖人設卦觀象而為之也卦爻似乎  
人事之得失故繫之以辭而明其吉凶卦爻  
有似乎陰陽之消長故以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卦爻有人事得失之象故其辭為吉為凶卦  
爻有人事憂虞之象故其事為悔為吝此言  
觀象繫辭而明吉凶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六爻  
之動三極之道也

卦爻有陰陽晝夜之象故卦晝有剛有柔卦  
爻有陰陽進退之象故剛柔相推而一變一  
化化者進而變者退也卦有六爻動者變也  
亦以相推而為言也上兩爻屬天中兩爻屬  
人下兩爻屬地以其有天地人之象故分而  
為六爻道猶言義也此言觀象而以剛柔相  
推生變化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

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勤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所居謂身所處安謂無所疑序謂卦爻有進退行藏之序所樂謂心所好玩謂不能忘辭謂卦爻有象占之辭居謂退處象謂卦爻之似辭謂卦爻之辭動謂出而有為變謂卜筮得老陽老陽而變占謂或吉或凶所居所樂以身對心而言居動以行對藏而言此言聖人作易無非取諸天地萬物人事之象既皆自然之理故君子學易身之所處心之所樂

一行一藏無往而不法乎易亦皆順乎自然之理是以天祐之而無不利天即理也順理則吉無不利矣

右第二章

中庸續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既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也氣稟雜之物欲昏之則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誠也是則

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  
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  
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  
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略者非  
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  
而學不可以陵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  
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  
世學者為學之大弊作為中庸之書其提挈綱  
維開示蘊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既明且盡  
矣至於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

極其詳且切焉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懼  
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  
而為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將然也其  
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於此而持循  
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  
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  
之反中庸皆生於氣稟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  
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內而終之以勇而後  
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未言  
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



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  
即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  
靜存動察之功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  
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  
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  
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  
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  
於不睹不聞之際謹獨於至微至隱之中則所  
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  
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已

百已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  
也本於擇善固執之始而成於無聲無臭之極  
蓋至於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也  
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  
心或安於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於  
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為是書也

聖賢道統傳授總叙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  
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  
形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

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  
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  
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  
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  
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  
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  
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  
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  
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  
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  
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  
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  
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  
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  
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  
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  
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  
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

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其在武  
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  
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  
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  
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  
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  
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  
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  
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

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  
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  
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  
廣克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  
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  
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  
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於周  
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  
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

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愈講而愈明也

學者之所當

導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減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五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五常五行太極說三條 初五日記

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反智者義之極仁者舒之始禮者舒之極義者斂之始智者斂之極而為智者湛然虛靜淵然深識者與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曰恭、作肅貌之恭而能為心之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之一也其猶水之止而靜歟此敬所以為入道之始水所以為五行之本也

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溯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為之裁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也日月其爭於其

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  
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此體用  
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間也嗚呼深哉

孟子說三條

告子之言其語審矣但孟子攻之太峻而語不  
及詳故其指有未甚明者請試論之夫性者人  
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  
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  
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  
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

少

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  
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  
為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  
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  
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  
然之生即以為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  
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  
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  
之幾矣

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

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

矣蓋以陰陽

五行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為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

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而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有條理焉告子之言蓋特舉其一尔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孟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為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且互相發明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

惡有逆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讀左氏傳雜說三條

嘉定十年二月一日

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為是穀梁以隱為非左氏以隱之讓為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為賢公羊又創為立子以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為適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為當惟穀梁之說以為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

不信邪乃為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  
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為夫人矣  
又豈有立隱以為世子乎此乃惠公歿諸大夫  
扳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  
齊之事乃為得其正也若隱者蓋義利交戰於  
胷中而不能自決貪實利而慕虛名是以不免  
於弑也又推其原則其禍實始於惠公失禮而  
惑於邪不思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義而又  
惑乎手文之異是以貽禍於後世也  
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

故勉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  
其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  
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也  
顛考叔舍肉遺母之意甚善而闕地及泉之對  
甚愚此皆不達於理而已

敬說

古人論為學之方多矣自程子始專以敬為言  
近世朱張二先生復申其說至於為箴以自警  
朱先生於大學之書首言小學之學惟敬足以  
補其缺裒集程門之語如所謂主一無適常惺



惺法整齊嚴肅收斂身心不容一物者以明之  
其說詳且密矣然為學而必主於敬與主敬之  
必有其義諸說既各不同而其說亦未易曉是  
以學者雖知主敬之切於為學而莫有能用功  
於敬者則亦其說之有未明也人稟陰陽五行  
之氣以生其為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  
氣以為體則亦具是理以為性又必有虛靈知  
覺者存乎其間以為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  
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為之  
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

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  
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  
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而  
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  
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  
檢之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  
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  
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  
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為近之誠能以所謂畏  
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

同何也曰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為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畏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先生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為最近也

舜禹傳心周程言性二圖辨寄黃子洪

客有以黃子洪所為二圖見示子洪且欲刊之虎丘以諗後學而亦有利之江陰郡庠者矣僕竊有疑焉以圖觀之則舜禹傳心之圖以人道心合為一則是天理人欲同體而可乎危微之下合為精一又合為執中至於一而中則非危矣又安得並立於危微之下乎其為說則心之所發必乘於形氣抑不思中庸序之言曰或發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則不皆乘於形氣矣惟其以為皆乘於形氣所以合人心道心而為一也人心惟危則言之詳矣道心惟微

則無一語以及之而遂及於精一何哉精一之  
後繼以動則皆中矣而又曰道心統乎人心而  
一矣則一在中之前抑又中之後乎周程言性  
之圖既以仁義禮智合為一而謂之性矣又於  
性之下而繼之以心則心果在性之外乎孟子  
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仁義禮智皆具於心而  
謂心在性外可乎至於為說則曰心出于性何  
其與孟子之言相戾乎其論發以是理發非是  
理數語則善矣而未發之性獨略而不言則但  
致和而不致中於學者功用亦踈矣雖曰虛明

之體常卓立乎其中然終不言無所偏倚則亦  
未為深知未發之所以為大本也蓋其圖中置  
心於性之外而其說則曰心出於性則此心之  
妙但有虛明而無理義矣愚恐擇義之不精而  
反以誤後學故為是說以寄子洪庶幾藏其語  
而勿出仆其碑而勿廣深思而熟講之不至於  
七十子未喪而大義遂乖也

翰承惠書感感翰年已七十病倦不及裁謝  
姑寄此以見朋友切磋之意幸亮之